

語絲

期三十二第

版出一期星每

地址	北京大學第一院新潮社
報費	每份本京銅元四枚外埠連郵費二分半年五角全年一元郵票代價以九五折計算
廣告費	每方寸每期五角十期以上七折二十期以上對折

中國人和日本人

張定璜

那裏有許多我所尊敬的先生和我所親愛的朋友。然而也有許多許多荒謬絕倫的『支那通』。

辜鴻銘先生跑到東京去講演，據說有這樣的一段話。他大聲誇獎日本人，因為日本人有種種值得誇獎的理由，而種種理由中間有一個是格外值得注意的，是根本的。中國文化發源于中國，但後來經遼金元等野蠻民族糟塌了，于是純真的中國文化在亞洲大陸上就絕了跡。幸而有日本。日本在中國沒受異族蹂躪之先，在唐時代，就把中國道地的文物衣冠繼承了去，如今依然保存着。所以，日本人是中國文化的嫡嗣。

新近雖也有人發見了這類話的種源并不在于碧眼黃瓣的辜鴻銘先生而在于二十多年前著了一本 *Ideals of the East* 的岡倉覺三先生，畢竟辜鴻銘先生是『鴻儒』——那邊好些廣告上這樣着——而且他誇獎的又是主人翁，所以

講演結局博得滿堂掌聲，聲震屋瓦。

然而人們說話總有時候失檢點，雖在鴻儒如辜鴻銘先生也未能獨免。他主張 Culture，這本不壞。但他偶不留心，竟說出『有 Culture 的人就沒有國界』的謠言來了。可尊敬的辜鴻銘先生那時候大概只記得在那裏恭維日本人繼承了中國道地的文物衣冠，而忘記了他眼前的『紳女淑女』們是萬世一系的神的子孫的臣民。難怪有些國士大發憤慨，要質問他們的同胞『找得那個老東西來究竟幹麼』了。

其實我以為這也未免太有點神經過敏罷。他們應該知道辜先生不但是個鴻儒，而且更加是個溫厚的長者。這回言詞之間稍欠謹慎是真的，然而辜先生還是『春秋大義』的辜先生，並不會因為那樣無意中從先生嘴裏逃出來的一句半句話而突然變成『過激』或者任何意義的危險的人物。因為世間再沒有比危險更遠於辜鴻銘先生的東西了。

總之辜先生說『有 Culture 的人就沒有國界』，意思只是指明他能較理解日本人，兼帶嘉許日本人也能理解他，此外絕無絲毫非紳士的不純正的企圖包含在那句話裏面，這是我們可以相信的。

同樣，我們若聽見一位西本省三先是說中國有所謂『反新文化運動』而據他看起來，這並不是『反動』而先『反本』，那就是說，反本歸源的反本，我想我們也可以相信西本省三先生所要表示的是日本人真懂得中國人元來有的而現今遺失了的中國文化，是日本真有『支那通』這個名詞所包括的通曉中國現狀的人。不然，如果讀了這樣的一段文章：

「從這個道理(西本省三先生在上面講的是『形而上者謂之道』)，分發出來的便是所謂五倫君親的道，所以親親尊尊

本日期錄

中國人和日本人	張定璜
給玄同的信	林語堂
回語堂的信	錢玄
愁	沅君
歌王	鍾敬文

的道理是無論時代如何變化決不得變更的，然而支那人的祖先聖賢貽給後世的，這個無可動搖的五倫君親的道，自從支那本國于十數年前把國家變成共和政體，沒有了緊要的君臣一倫以來，就成為好比一個身體的五體裏沒有了頭腦似的形勢了。因為只是沒有了頭腦的四倫的動作，所以支那比起以前的支那來，更便于引起思想界的混亂，更容易使他惡化。于是有非常離奇的話說出來了，第一孔孟就被擯斥了……」

如果讀了這樣的一段文章，我們就疑心到西本省三先生在那裏暗示愛新覺羅溥儀先生為天下計為黔黎計，理應重踐帝祚，那豈不是西本省三先生作了清室宗社黨的「夷」孽，也附和着那班叩頭如搗蒜的遺老遺少們在那裏仍舊想為那「傻哥兒圖個死灰復燃麼？這無論如何我想你就令西本省三先生向天起誓，他也是要否認的。

自然，這樣的「支那通」究竟于我們，于中國于日本有什麼用處，那另外是一件事。西本省三先生承認中國人近年來漸漸知道「反本」了，因為民國九年上海出現了「民心週報」，因為有些人知道了一君子所好，小子所憎」的文言到底比「好人喜歡的就是壞人討厭的」的口語強，因為民國十年成立了「亞洲學術研究會」，尤其是因為民國十一年「學衡社」的創

立。但不知怎麼回事我們都健忘，這些東西我們都記不十分清楚了。我們的大多數似還沒長進到西本省三先生所稱知道「反本」的地步。

在學時代有個教授，英國人，講詩時因為一個同學常犯日本人讀英文把發音符號的「e」變成「a」的毛病，忽然記起他的一句擬作來了。元來 Pop 有一句有名的句子：——

To err is human to forgive divine

我們的 C——教授告訴我們，他的是：——

To err is human to arr Japanese

所差的或者只是一點子，然而終竟差一點子，而且有時候那一點子偏是極其重要的一點子，像我們的「支那通」似的。

註：讀者如有工夫，請參看「大東文化運動」第二卷第四號裏的一支那的反新文化運動」。

給玄同的書

林語堂

玄同先生：

我剛剛讀過你的寫在半農給啓明的信底後面一篇大著，使素非「激昂慷慨」的我也要跟人家「瞪眼跳腳拍桌子」，忍不住也來插說幾句，也借此可以聊補我對於語絲逃懶足足兩個整月之過。若弟也者，誠可謂之「Sleeping partner」也（此語不知如何譯法，估從直譯先生的土計，譯作「睡覺的夥計」。近來睡覺覺得已夠，作文之心復起，滴來了先生瀟灑幽默之大文，再好的題目沒有了。

未入正題，先說一句閒話：半農的信裏頭有一句恭維先生的話而為先生所壁還者——我是先讀先生之「壁還」然後讀半農之原壁。半農想念啓明之溫文爾雅，先生之激昂慷慨，尹默之大棉鞋與厚眼鏡……此致語甚好，先生何必反對？但是我覺得這正合拿來評近出之三種週刊：溫文爾雅，語絲也（此似乎近于自誇，姑置之）；激昂慷慨，猛進也；穿大棉鞋與帶厚眼鏡者，現代評論也（現代評論的朋友們不必因謙，因為穿大棉鞋與帶厚眼鏡者學者之象徵也；以現代評論與語絲比，當然是個學者無疑，且不失其「去力」之身分者也）。固然，激昂慷慨不必限于猛進，溫文爾雅不必限于語絲。此亦猶厚眼鏡（學者之象徵）不必為尹默所獨有而可于玄同身上求之耳。

有此還得插說一句，我雖未見半農之面，却膽敢拉半農名字。所以然者，一來為半農是先生的舊友，二來依先生言，半農並無出「去力」之架子，凡無出「去力」之架子者，皆吾友也弟意大學教授中應有這種的人格，不應盡是胡須這麼長，冠冕堂皇可派赴賽會者。因為世界上的出「去力」與「去力」日本來這樣多，若並大學裏頭而充滿他們，我們的鼻孔將向那兒喘氣呢？

閒話少說，言歸正傳 先生的「歐化的中國」論及「各人自己努力去變象」的話，說的

痛快淋漓，用不着弟來贊一詞。此乃弟近日主張，且視為惟一的救國辦法，明白淺顯，光明正大，童稚可曉，絕不容疑惑者也。故不妨借題發揮來多說幾句。弟近有『孫中山非中國人』之論，其見地主張，完全與先生所持一致。弟本來以為民國有一個偉人，近日細想，此一偉人乃三分中國人，七分洋鬼子『此乃痛心話，若有人以為兒玩笑的話，也只好由他去罷』，然則欲再造將來的偉人，亦惟在再造七成或十成的洋鬼子而已，此理之最明者也。半農先生在巴黎想起青雲閣琉璃廠來，因而有『中國國民內太多外國人』的謬論（只可當他為謬論）謂『在國外鬼混了五年 所得到的也只是這一句話』。此乃半農在外留學五年所致。若是僅留學一年半載，或回國天天看國內日報張三打李四，王五請趙六喝白乾的新聞，只會感覺到國內外國人太少，不會有外國人太多之嘆。即以弟個人而言，今日之主張，亦係回國後天大看日報之結果，此弟一年來思想之變遷也。

今日談國事所最令人作嘔者，即無人肯承認今日中國人是根本敗類的民族，無人肯承認吾民族精神有根本改造之必要。他們彷彿以為硬着頭皮，閉着眼睛，搬運點馬克斯主義，或德謨克拉西，或某某代議制，便可以救國；而不知今日之病在人非在主義，在民族非在機關。夫『民為邦本，本固邦寧』，然則邦不寧，

非其根本腐敗之鐵證而何？近日孫先生之死，雖有了不少的名士照例來奉揚，助祭，做輓聯，提倡什麼主義什麼黨綱，察其語調，一若甚舒服自在者然，而真實為國悲感者絕少，一若高調一唱，將來中國定然有望。惟其不肯承認今日中國人是根本敗類，奴氣十足，故尚喜歡唱高調，尚相信高調之效力（廢督裁兵略，國民會議略，護憲略，拒賄略；等等花樣甚多，故此高調終是高調而不能成為事實。惟其不肯承認今日中國人是根本敗類，故尚有敗類的高調益盈吾耳（如先生所舉『趕走直脚鬼』，『愛國』及『國民文學』三種及什麼『國故』『國粹』『復辟』都是一類的東西，故尚沒人敢毅然贊成一個歐化的中國及歐化的中國人，尚沒人覺得歐化中國人之可貴。此中國人為敗類一條不承認，則精神復興無從說起。

歐化中國人之可貴，是至顯而易見的事實，現在不妨再說幾句。孫中山之非中國人，已于猛進（第五期）說過了，然則再造將來的偉人也惟在再造七成或十成的洋鬼子，是不待辯而可明了。現且姑置勿論，而論段祺瑞與吳稚暉。段祺瑞者，十足之中國人也。吳稚暉者，九成半歐化之中國人也。觀此次孫中山出殯事，可知也。段先生不想祭孫中山，便罷；想祭孫中山，則非排出其執政之架子不可，衛隊等等不必說，大禮服不穿上似有失執政之尊

嚴』且因穿大禮服而毅然洗足，因洗足而皮鞋穿不上，因皮鞋穿不上而惱起來，索性不去祭，祭也是段祺瑞，不祭也是段祺瑞……好了，派個代表致祭，此非一副活現十足之中國人的寫照而何？吳稚暉呢，却是鑽在人羣中，抱着一大摺白話的輓詩，逢人便送，非九成半歐化之中國人，曷克臻此？不必說十足之中國人段祺瑞辦不到，即使歐化一二成之熊希齡，黃郛，亦未必有此氣象也。我們因此，暗中得一個印象，即國內外國人太少，及歐化中國人之不可多得也。

誠然今日最重要的工作在於『針砭民族卑怯的癱瘓，消除民族淫猥的淋毒，切開民族昏憤的癰疽，閹割民族自大的風狂』（啓明的話。）然弟意既要針砭，消除，切開，閹割，何不爽快快行對症之針砭術，給以治根之消除劑，施以一刀兩斷猛痛之切開，治以永除後患劇烈的閹割。今日中國政象之混亂，全在我老大帝國國民癖氣太重所致，若情性，若奴氣，若敷衍，若安命，若中庸，若識時務，若無理想，若無熱狂，皆是老大帝國國民癖氣，而弟之所以謂今日中國人為敗類也。欲一拔此頹喪不振之氣，欲對此下一對症之針砭，則弟以為惟有爽快快講歐化之一法而已。固然以精神復興解做『復興古人之精神』，亦是一法。然弟有兩個反對理由。第一，此種扭扭捏捏三

心兩意的辦法，終覺得必無成效。且若我們願意退讓以求博一般社會之歡心，則退讓將無已時，而中國之病本非退讓所能根治者也。治此中庸之病，惟有用不中庸之方法而後可耳。第二，『古人之精神』，未知爲何物，在弟尙是茫茫渺渺，倒底有無復興之價值，尙在不可知之數。就使有之，也極難捉摸，不如講西歐精神之明白易見也。或者唐末中國人不如兩漢中國人，兩漢中國人不如周末中國人也不一定，如是則古人之精神或有可復者，故周末尙可出一個孟軻講『善養吾浩然之氣』，及墨翟之講兼愛，此乃其時精神未死之證。即如孔子，也非十分呆板無聊，觀其替當時青年選必讀詩三百篇，陳風鄭風選得最多，便可爲證。（說到這個，話恐不長，姑置之。惟我覺伴孔子乃一活潑潑的人，由活潑潑的人變爲考古家，由考古家變爲聖人，都是漢朝經師之過。今日吾輩之職務，乃還孔子之真面目，讓孔子做人而已。使孔子重生於今日，當由大理院起訴，叫毛鄭賠償名譽之損失。如論語所謂『席不正不坐』這話，到底是誰說的，我們只好姑妄言之妄姑聽之而已，個人以爲孔子未嘗呆板乖僻至此。否則孔子當門人前席不正不坐而已，如此則孔子所行直與馮玉祥在客前不吃燕窩魚翅同等，惟弟決不相信孔子如此也。這是閒話，表過不提。）總而言之，就使古人有比較奮勇活

潑之氣，然既一厄於儒學之爭，再厄於漢時十四博士之經學，三厄于宋明人之理學（人學中庸是宋人始列入四書是中國人之成敗類自宋朝始），古人之精神已無一復存，此種之精神復興恐怕不大容易講吧，除非有一位費希特來重新替我們講給我們聽古人是如何精神法子。弟史識淺陋，未知吾兄有以教我乎？

野馬跑得太遠了，趕快收束吧。總而言之，我近來每覺得精神復興之必要，因爲無論國事或教育，所感覺進步最大的魔障，乃吾人一種頹喪之習氣；在此頹喪習氣之空氣內，一切改良都可扮出一些笑劇來。三十年前中國人始承認有科學輸入之必要，二十年前始承認政治政體有歐風之必要，十年前始承認文學思想有歐化之必要。精神之歐化，乃最難辦到的一步，且必爲『愛國』者所詆誣反對；然非此一步辦到，昏憤卑怯之民族仍是昏憤卑怯之民族而已。弟嘗思精神復興條件適足以針砭吾民族昏憤，卑怯，頹喪，傲惰之癰疽者六，書于左方以待參考，不復多贅（這也可識不識時務之我的一點鄙見，一笑）：

1. 非中庸（即反對『永生不生氣』也）。
2. 非樂天知命（即反對『讓你吃主義』也，他咬我一口，我必還敬他一口）。
3. 不讓主義（此與上實同。中國人毛病在于什麼都讓，只要不讓，只要能夠覺得

忍不了，禁不住，不必討論方法而方法自來。法蘭西之革命未嘗有何方法，直感覺忍不甘，各人拿刀棍勦粃衝打而去而已，未嘗屯兵秣馬以爲之也。

4. 不悲觀

5. 不怕洋習氣。求仙，學佛，靜坐，扶亂，拜菩薩，拜孔丘之國粹當然非吾所應有，然磕頭，打干，除鏡眼，送計聞，亦常在屏棄之列。最好還是大家穿孫中山式之洋服。

6. 必談政治。所謂政治者，非王五趙六忽而喝白乾忽而揪辮子之政治，乃真正政治也。新月社的同人發起此社時有一條規則，謂在社裏什麼都可來（剃頭，洗浴，喝皮酒），只不許打牌與談政治，此亦一怪現象也。

玄同先生！因爲你的一篇大文，使我調了一大堆的磚瓦，未知有當否，然這回我對於語絲的義務可盡了。順頌『歐』安，並問『化』祺，不宣。

十四，四，七，弟語堂。

回語堂的信

錢玄同

語堂先生：

您說中國人是根本敗類的民族，有根本改造之必要，真是一針見血之論；我底朋友中，以前只有吳稚暉，魯迅，陳獨秀三位先生講過這樣的話。這三位先生底著作言論中，充滿了

這個意思，所以常被『十足之中國人』所不高興。我覺得三十年前『中學爲體，西學爲用』這個老主意，現在並沒有什麼改變，不過將『用』的材料加多一些而已。他們以爲『用』

雖可以加多，而『體』則斷不容動搖，試略言之。中國人不懂科學，不會製鎗砲，不會造洋房，不會修馬路，他們是可以承認的；他們說，這些都是『形而下之器』而非『形而上之道』，不及人家，不爭高下，好在我們底精神文明是冠絕全球的。說中國底政治法律不及西洋，他們也可以承認的；他們說，政法是末，道德是本，政法腐敗，不算丟臉，好在我們底道德是天下第一的。所以李鴻章張之洞等人要造鎗砲，要造軍艦，稍微明白的人也認爲當務之急；康有爲梁啟超等人要開議院，要改官制，稍微明白的人還來附和響應。到了陳獨秀胡適等人要戳穿『冠絕全球的精神文明』底醜相，要撕破『天下第一的道德』底鬼臉，明明白白地提倡新文化，新道德，則除了極少數的幾個人外，無論頑固黨與維新黨，亡清遺奴與西洋博士，老頭子與小孩子，都羣起而攻之，誓不與之共戴天下。這是什麼緣故？就因爲動搖了他們底『體』一丫。

八九年來，我最佩服吳，魯，陳三位先生底話，現在您也走到這條路上來了，我更高興侍了不得。我要把我心中話信筆寫出 想到

哪里，便寫到哪里，亂七八糟，毫條無理；反正我是不會做文章的，寫得沒有條理，乃是當然之結果。

從前倡言革命的人們，（孫中山吳稚暉數先生除外），其目的僅在救亡，救亡固然是極應該的，但革命底目的決不在此。以此爲革命底目的，實在是根本大錯誤。若因救亡而革命，則轉亡爲存以後便可以不革命嗎？假使中國現在國勢還是很強，武力足以禦外，便可以

不革命嗎？假使中國國勢雖弱，武力雖不足以禦外，而別國也與我們同樣的不濟，或他們沒有侵略我們的野心，我們便可以不革命嗎？我以為現在的中國，無論國強國弱，國危國安，國存國亡，革命總是不可以已。吾人一息尚存，革命之志總不容少懈，何以故？以中國人爲根本敗類的民族，有根本改造之必要故。至於一時的國勢危殆，算不得什麼大不得了的事，以此爲革命底目的，真所謂目光如豆，寧有是處！

革命這個名詞，『十足之中國人』——無論智愚賢不肖——都惡之如蛇蝎，畏之如虎狼。據我看來，真是尋常而又尋常，常然而又當然的一件事，用不着這樣瞎起恐慌。革命本是『夫婦之愚可以與知』的，但是竟弄到『聖人亦有所不知』，豈非大奇！人們吃飯，本爲養生，但若吃得太多，或吃了不消化的東西，

或吃了不衛生的東西，或因別種緣故，以致胃腸中作起怪來，那便須吃葷麻油，補丸，瀉鹽，硫苦這一類藥品，使它瀉泄，這就是革命。這種革命都是『夫婦之愚可以與知』的。

推而至於一個民族底生活樣法，彼此或是門約，或是默契，定了許多條目，如所謂道德彝倫禮樂刑政等等，拿來共同遵守，過了些時候，因爲生活底改善和知識底進步，覺得這些條目有毛病了，不適用了，或更有獨夫民賊和桀黠之徒把持它，利用它，來欺侮大眾，那便須用嘴，筆，鎗，炮，把那些坑人的條目撕破，踐踏，摧燒，這也是革命。這種革命就未免弄到『聖人亦有所不知』了。中國近年來的革命實行家，惟孫中山先生深知此義。他自己的思想，是時時進步的。他底著作言論我所見過的，爲(1)一八九四年給李鴻章的信(2)一九〇六年十二月二日在東京民報紀元節慶祝大會中的演說(見民報第十期)，(3)一九一八年出版的孫文學說，(4)一九二四年出版的三民主義底演講錄。從這些文章裏，很可考見孫先生在這三十年之中思想時時進步，因爲他自己底思想時時進步，所以他能夠以革命爲終身底事業。這樣以爲革命終身底事業的人，不是『十足之中國人』——無論智愚賢不肖——所能了解的，所以他們都認孫先生爲敵人，所以他們都痛恨革命，害怕革命，所以中國近年來雖有革

命之名而絲毫沒有收到革命之效，所以根本敗類的民族依舊是根本敗類。

講到現在的中國人，工藝與政法固然很壞，固然應該革命，而道德與思想則更糟糕到了極點，尤其非革命不可。不說別的，單看近年來『十足之中國人』底反革命底論調，便可窺見其糟糕之一斑，隨手舉幾條為例：

甲曰：你們說外國文明嗎？外國也有臭虫，也有娼妓，也有流氓，也有盜賊，……

乙曰：你們說科學好嗎？科學足以殺人！你看，外國人現在也明白了，他們知道東方文明底好處了。他們底物質文明破產了，他們要來研究我們底精神文明了。

丙曰：你相信西醫嗎？孫中山底肝癌，西醫終於醫不好；而胡適之底腎臟炎却是中醫醫好的。你還說西醫好嗎？

丁曰：你說外國男女平等嗎？中國人纔是能尊敬女子底人格呢。你看，中國人結婚，新郎須到坤宅去親迎新婦，這是多麼平等啊！恐怕外國女人聽見了，還恨不得來做中國人，受男子這樣的尊敬呢。

戊曰：原富有什麼稀奇！大學第十章『生財有大道』一節早已談過經濟學了。什麼民治主義，什麼共產主義，什麼無政府主義，這又算得什麼！不是禮記禮運篇『大道之行也』一節早已把『大同學說』發揮盡致了嗎？

己曰：洋鬼子文明，我偏野蠻！洋鬼子要

衛生：要清潔，我偏要隨地吐痰，自由放屁！中國人生成就是這麼醜的！

庚曰：你們太新了。就是外國人也沒做到這樣，不要說中國人了。（這條一時想不出例來，但我的確聽見有人講過這樣的話。）看這幾類人底話，把『不肯向上。不肯服善，不自知其醜，妄自尊大，以醜自豪』種種糟糕的道德與思想都表現出來了。

這種種糟糕的道德與思想，可用一語以蔽之曰，『不拿人當人』。他們不拿別人當人，也不拿自己當人。先生所反對的『中庸，樂天知命，讓：悲觀，怕洋習氣，不談政治，』這一類都是不拿自己當人的。說到中國人底『中庸』，我以為魯迅先生底話最痛切了：『遇見強者，不敢反抗，便以『中庸』這些話來粉飾，聊以自慰，所以中國人倘有權力，看見別人奈何他不得，或者有『多數』作他護符的時候，多是凶殘橫恣，宛然一個暴君，做事並不中庸；待到滿口『中庸』時，乃是勢力已失，早非『中庸』不可的時候了。一到全敗，則又有『命運』來做話柄，縱為奴隸，也處之泰然，但又無往而不合於聖道。』（猛進第五期。）中國人對於外國人，那種『不拿人當人』的古怪心思表現得最為深刻。自己兵力強的時候，稱外國人曰人『夷狄，逆，寇』還要把人底種名國名加上『犬』旁（客氣一點則加『口』旁），如果把外國人

打敗了，處置俘虜，那是什麼慘無人道的待遇都會想出來施行的。可是自己打了敗仗，那便馬上會把『夷狄，逆，寇』改為『爺爺，爹爹，叔叔』的。到了外國人長驅直入，做了中國底皇帝，則又立刻就會『天朝，聖上』叫的應天響的；一日這位外國『聖上』和他開起玩笑來，把他綁到菜市口去『伏誅』，他還想向闕謝恩，而後引頸就戮，據說這叫做『雷霆雨露，莫非天恩』，又叫做『臣罪當誅：天王聖明』。——這一個怪現象，大概可以做為我們這個根本敗類底民族種種糟糕的道德與思想底代表了。

回到本題來說，根本敗類當然非根本改革不可。所謂根本改革者，鄙意只有一條路可通，便是先生所謂『惟有爽快快講歐化之一法而已』。我堅決地相信所謂歐化，便是全世界之現代文化，非歐人所私有，不過歐人聞道較早，比我們先走了幾步。我們倘不甘『自外生成』惟有拼命去追趕這位大哥，務期在短時間之內趕上；到趕上了，然後和他並轡前驅。笑語徐行，才是正辦。萬萬不可三心兩意，左顧右盼，以致誤了前程，後悔無及。至於所謂『復興古人之精神』，我也持反對底態度；先生所說兩個反對底理由，我都完全同意。我以為若一定要找中國人做模範，與其找孔丘墨翟等人，不如找孫文吳敬恆胡適蔡元培等人。現在另說幾句閒話。有一點我與先生所見

微有不同。我不以「唐宋不如兩漢，兩漢不如周末」之說為然。大家對於宋明狠討厭者，因為那個時代出了幾位理學先生而已。我則以為對於一個時代底文化，要就全體觀察，不能專看幾位「正統派學者」而下斷語。依我底研究，

中國底歷史的確也是進化的。漢唐實勝於晚周，宋明實勝於漢唐。自然，從董道士能黜百家獨崇儒術以後，二千年中，思想被壓，不易發展。但聰明的人們仍能在腳鐐手銬之中拚命掙扎，留下許多活動底成績。藝術家不待言。學者之中。如王充，劉知幾，王安石，鄭樵，朱熹，陳亮，黃宗義，顏元，戴震，章學誠，崔述這些人底思想，比孔丘孟軻要精密得多（記得從前章太炎師談過，荀况之學過于孔丘，這話也很對）。拿孟子和孟子字義疏證比較，覺得孟軻還夠不上懂得戴震的話。——這里所說，乃是估這班陳死人在歷史上的價值，與現在無關。若說現在，則又進化了，吳敬恆比顏元好，胡適比戴震好，梁啟超比章學誠好，顧頡剛比崔述好。

咱們倆過屠門而大嚼，開口「歐化的中國人」，閉口「三中七洋的中國人」，這種理想要它實現，談何容易？也只好套先生談理想教育文中之筆調曰：「然實現與不實現都不相干，我們在此奄奄待斃的中國人中所求的慰安是一種畫餅充飢望梅止渴之辦法而已。」（

不過這句話與先生所主張「不悲觀」之說似有抵觸，一笑！）

先生借半農之語以評三種週刊，甚妙。惟先生也將「激昂慷慨」這塊璧送來，我還只好「奉趙」。我哪里配得上這四個字呢？

日前晤徐旭生先生，他說他也討厭英國底去力，但却喜歡法國底尼力二力。山力奈力與尼力二力之不同，我不知道。但我却狠以吳稚暉魯迅兩先生之言為然。吳先生口口聲聲自承為流氓；魯先生在猛進第五期中主張搖身一變，化為潑皮，相罵相打。「這流氓與潑皮，我『雖不能至，然心嚮往之』。」

初提筆時，想說的話覺得很多，但一面寫，一面忘記，寫到現在，已經頭眼眼花了，隱隱聽到遠處「雞既鳴矣」，實在有睡覺之必要，只好不再寫下去了；那有餘不盡的廢話，留待改天與致好時再繼續筆談吧。

復頌「十」安，並候「洋」祺，不備。

弟玄同。

一九二五，四，十三，午前三點，四分……寫完。

愁

沉君

在新文藝中，我們所常見的字是玫瑰，是夜鶯，是接吻，是擁抱，而在舊文藝中則是「愁」。例如，

梧桐樹，三更雨，不道離愁正苦，（溫庭

筠菩薩蠻。）

茵菖香消翠葉殘，西風愁起綠波間。（南

唐中主山花子）

問君能有幾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東流。

（後主浪淘沙）

一種相思，兩處閒愁。（李清照一翦梅）

閒愁如飛雪，入酒即消融。（陸游詩）

暝色赴春愁。（皇甫再詩）

以上所舉只是就我所記憶的詩句，信筆寫來而已。若果用種統計法來研究，恐怕真要有太息中國的舊文藝幾全部是亡國之音。

前三二年的我，也曾為過中華前途擔過憂，以為這些愁來愁去的作藝，是中國民氣消沉的表徵，最好是將這一類的作品都拉雜而摧燒之。現在不知怎的（也許是得了骸骨迷戀的症候，）對於這一類的作品，竟同情起來。（自然那些不能感人的作品是例外）。

我覺得舊文藝中，所用的愁所含的意義很廣，凡我們心中的懷人思鄉，感時傷世種種的鬱悶感慨悲哀，幾乎都用此字象徵。李清照的一種相思兩處閒愁的愁是象相想之情的，問君能有幾多愁的愁字是象徵亡國之恨的，而如陸游的閒愁如飛雪，李白的舉杯消愁愁更愁的愁字，則指種無名的，不可捉摸的心靈深處的悲哀的，再觀秦少游的名句自在飛花輕輕夢，無邊絲雨細如愁，以愁來象徵無邊絲雨則愁又

是何等美妙細膩的心情，要之愁在舊文藝中所象徵的心情，是以其在本文中的地位而定，若用種較明顯淺近普通的名詞來代替古人之所謂愁，即現在所謂無聊，所謂苦悶，有詩趣的天鵝絨般的悲哀，總而言之，生活上的不安而已。至於這種無聊苦悶悲哀的內容，那就複雜了。

本來人生只是生命的活躍，與環境的壓迫的反抗的繼續，所以無論他在社會上處的地位是富貴抑貧賤，其性格是賢抑不肖，除去神經遲鈍，或其他少數的例外，幾無人不感到生命的活躍，與環境的壓迫反抗的苦悶，因這苦悶而發出來的歎息號泣，及偶而因勝過環境的壓迫而得着安慰及喜悅，由此喜悅而發出的歡忻的呼聲就是文藝的原質，將此歎息號泣及歡忻用種文字象徵出來就是文藝。但因人生是苦悶多而喜悅少，所以文藝中所表的心靈也是偏於號泣歎息一面。所謂詩三百篇大抵聖賢憤之所作為也，詩窮而後工與詩人之愛言愁，其理是一樣的，都是由於人生是苦悶的。

我並未主張詩人都要鎮日憂傷憔悴，但是我以為作者對於人生的態度，是積極還是消極，是於文藝本身的價值無多大關係的，我們遇見歡樂固然應該笑，但遇見悲哀與苦悶同樣的應該哭，只是別裝哭裝笑就得了。

一九二五，三，三。金陵

歌王

鍾敬文

讀了臺靜農君山歌原始的傳說所引起的幾句話——

用不着我來『剝削』的說，作都會知道，我們中國現在大部份的社會，是尚處在半開化的狀態中的，一切原始時期的傳說，尚在多數的人們的心裏居留着而未收牠的幻影。不信嗎？見了月蝕，都說是天狗在吃月呢；見了地震，都說是地牛在翻身呢。其他，指之不盡，數之不清，總而言之，萬有都各有牠極浪漫的傳說的外衣，深深地蒙蓋着在。但傳說雖出自原人，其所言并不是全無道理，有時，竟孕藏着極豐富的義理在其中，固非徒饒於韻趣而已。

『話皮揭開，話肉講來』。

臺君所寫出的兩條關於山歌原始製作之傳說，我覺牠不但是很富於趣味，而且也就是極有意思的。我讀了，頗聯想到十二三歲時看過的東周列國志裏的一段故事。隱約記得牠是這樣的，齊桓公起兵伐山戎，因及孤竹，在那裏山路崎嶇，很難行走，管仲乃製上山下山兩歌，使軍士唱之，因各忘其困苦，遂定孤竹。這段事，和那兩節傳說，在表面上看來，雖全沒有黏着，但我們細考牠內含的道理，却很像，——就是所謂『凡人勞其形者疲其神，悅其神者疲其形』。不過，在同一的樹叢上，開

二四

出幾葩色香異樣的花朵吧了。
關於山歌傳說，我也得到一點資料，雖然
是零缺而不完整的。

你曉唱——

你知歌王在那往？(1)

你知歌王幾時死？

死在那山那幹葬？(2)

我曉唱——(3)

我知歌王在浙江；

八月十五歌王死；

死在南山路裏葬。

1. 那往，那方也。2. 那幹，那墓所

也。3. 我字客音讀如『呆』。

我真懊恨！關於這位歌王的故事的傳說，比較歌裏所言來得更其詳盡的，我此刻不能從人們的口裏得到。雖然如此，但在許多人們的口舌中，確有一個極浪漫的傳說。至少如歌裏所咏的，這是毫無可疑的了。我約略記得在人所採集的山歌裏，也有和我這麼差不多的兩首歌詞，那末，顯見得這樁傳說，是必然流傳得很廣遠的了。我此際恨不能聽到的話，在別人也許早聽得爛熟了。若有人把牠詳細細的描寫了出來，便大家都認識了這位歌王的故事，不是很有味兒麼？

一九二五年，三月二十二日，于廣東海豐